

➡➡爹娘愁了，房子拆掉，意味着田地没有了，七八十岁年纪还想着种田这事，我真佩服父母辈这一代农民，他们才是全心全意为土地服务的老百姓。拆迁对于这个农民阶层来说，是一个非常大的人生转折。

●想起1988年，海南建省，开发大海南的浪潮席卷全国，振奋人心，我与结婚五年的妻子做起了发财梦，随百万打工人群南下海南。1999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，一首《常回家看看》的歌曲，唱出了离家儿女的共同心声，我是边听边流泪，妻子倚在我身边早哭出了声。远离上海，离别家乡的村庄，我和妻子在海南岛工作和生活。我和妻子双方的爹娘都已经六十开外的年纪，我们在外地打拼，有时甚至几年都难得见到父母，要是回到上海工作，总能找点时间，赶回郊区村庄看看老人吧。再说我的儿子读小学四年级，也快认不出他的爸妈了。于是，我与妻子决定，回到上海重新寻找工作，要离父母、儿子近一点。我跟妻子开玩笑说：“果果啊，大不了我买两只碗，去上海大街上自己当‘老板’”。妻子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亏你想得出，我才不跟你讨饭呢！”

那年春节后，我带着妻子辞职回到了家乡。路过上海，依然繁华美丽。我的村庄呢，楼房是多了几幢，并没有多少装饰，小河浜淌在乡间小道的纵深处，岸边的土墩，村口的老榆树，社场的牛棚，田埂上撒野的狗，这些熟悉的环境像一幅画，在我的眼睛里依次闪过，感觉朴素得毫无脂粉气，从前是这样，我出远门那么多年回来，村庄还是这番景象，我却第一次觉得踏上村庄土地的厚重，这是一种凝重的美，来源于古老的民间生活气息。不远处，我望见爹娘家的房顶，稍近些，屋檐下有两根长竹竿，晾满了洗净的衣服，有几件蓝嵌条颜色的汗衫、衣裤，应该是儿子的。我的心里很激动，马上要见到在异乡日夜牵挂的儿子和爹娘了。这时，我娘牵着儿子从屋后邻居家出来，我们都看到了，几十米距离，儿子撒腿奔跑，我妻子向前迎上，母子俩拥抱在一起，热泪盈眶。我喊着娘，握着娘的手说：“娘，我和果果回来了，不出远门啦！”娘淌着眼泪说：“好、好，回来就好啊！”我问娘，爹呢？娘说，你爹啊，晓得你跟果果今天回来，兴奋得一直在场心里转悠，吃过午饭拿一把铁铲，干脆去田地看看有什么要做的。我进屋放下行李，直奔张家后院一块责任田，找我爹去了。

●久别重逢，与儿子一拍肩膀，与爹娘一壶酒，我在外省几千个日夜的思念，顷刻融化在血脉亲情中。静下来，我仔细看看爹娘，他们明显老了。我们作为小辈的责任显得更大，除了对爹娘的健康、身心关怀外，应该要在物质上给予帮助。我与妻子商量，先把爹娘名下的责任田租给人家养蟹，有一份租金收入，同时减少老人家风吹日晒出门种田，宅前自留地种点新鲜蔬菜，当作健康锻炼。我爹第一个不同意，他说身子骨还硬朗，大半辈子泥土里刨食，过清闲日子，不闲出病来？娘瞧一眼我儿子，说，孙子大了，你们也回来了，这几亩田地还是留着自己种，不用花多少力气，稻谷撒下去就完事，稻熟了，有收割机上门服务，算算收成，一熟稻就顶全年租金。我听爹娘的意思，最主要是田地租出去不合算，那时农业税国家取消了，种水稻另有政府补贴，不种地算什么农民。爹娘这种想法，我想可能代表许多老一辈农民，年轻人好像都不愿意在村庄种田，拼着命考上大学，毕业在城里找个好工作。即便考不上大学，也要去城里开出租车或打工，他们认为头上这顶农民帽子太土，在工厂干上几个月，工资比种一年田来得容易，说出去面子上也好听。

说到这个份上，我妻子表态说，既然爹娘闲不住，还为我们小辈操劳，田地暂时不出租。过几日，我和费新要到市区打算接手一个小厂，等事情定下来，厂子里需要人手，爹娘可以来厂里帮一把，到时再把田地租出去吧。我娘一听，她说不行啊。我知道娘最远去过一次县城，那是没有办法才去的。年轻时，有一次娘出工摘棉花，突然嘴里感觉有股腥味，张口一吐，竟是满口鲜血，接着就昏迷，跌倒棉花地。被社员发现急送小镇医院，院方医术条件有限，要求我娘转去县城中心医院救治。县医院诊断，我娘患大出血疾病，动了大手术，被切割了三分之二的胃。出院回家的路上，搭了一辆车，赶百里路，晕车吐了一路，差点又丢半条命。我娘说，再也不坐车，不出远门了。此后，我娘胃小了，她的饭量就那么一小碗，幸运的是，直至耄耋之年，我娘身体一直很好。这是后话。

●上海这家电器厂，转让给我时，起初仅仅是小规模经营，为外地加工一些电器配件，一旦定单少，或者质量不合格，无法接定单，有很大的投资风险。我在海南十多年时间，确实学到不少技术、管理方面的经验，尤其是与各类人员打交道积累的见识、闯劲和胆量，自己感到一个小厂还是能够驾驭，再说这些年在经济上毕竟有些底子。在设备、工艺上，我先进行改造，同时聘请高级工程师进行技术创新。在产品销售上，拓展业务量，力求经销为主，加工为辅。经过几年尝试，有了自主研发的产品，申请了国家专利，对接海外代理商，我的部分产品销售国外。外销这一块，被中间商赚去大头，都是二三十订单，一开始并不赚钱。不久后，我逐渐摸清行情，懂得其中的门路，特别是结识南非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客户。渐渐地，通过邀请外国客户来上海商务旅游和考察，我整天陪同外商去国内销售单位，让他们体会到我厂的产品是规范的，质量过得硬，受到用户欢迎。当然，玩是免不了的，外滩，豫园，上海老饭店，崇明岛森林公园和东滩湿地，朱家角和枫泾古镇，带老外到处走走看看，地方特色小吃、老酒，更是必需的招待。客户是上帝，也是朋友，这是真理。我以诚相待，将自己厂里生产的产品，以最实惠的价格，为供需双方共同创造效益，老外感受到中国人做生意，是交朋友放在第一，正如儒家思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。四五年客户资源积累，我的订单越来越多。分析销售形势，我发现外销有一个奇怪现象，先从远的国家，慢慢带动近一些国家，陆续前来洽谈业务，比如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泰国等东南亚商人，这些地方比较发达，距离近，我的运行成本低，产品价格高，我的工



常回家看看

厂开始赚钱了。

从海南回来，原想常回家看看，但在家门口了，我却忙得没有时间回老家。妻子安慰我说，与爹娘、儿子近了，心里总是踏实的，有事坐船渡江，虽不方便，从市区到村庄三四个小时，毕竟叫得应。路上多花点时间，我还可以忍受，要是碰到雾霾天气，或台风、强对流，客轮停航，一江之隔，那真叫两眼一抹黑，找不着方向。为照顾爹娘，减少负担，我开厂第二年，把儿子迁到市区学校念书，与我们一起住。我动员过几次，叫爹娘到市区居住，省得我和妻子来回跑，再说我厂里有一百多员工，不在意多开老两口一份工资，不用工作，在身边图个放心。我爹还是不愿意，说是有力气，工厂活做不来，在村庄里接地气，待惯了，种田地，吃用开销不愁，反而劝我和妻子果果省点钱，开厂寻钞票不容易。我娘与爹一个口气，说城里人多，车多，闹哄哄哪里睡得着觉，吃的东西又不新鲜，就在村庄里为我们种蔬菜，养些鸡鸭，总归比市场买的好。爹娘啊，一辈子不想麻烦自己的儿子、媳妇，包括邻里乡亲，还说这是做人的规矩。果果两手一摊，跟我说：“怎么办？老两口墨牛一对。”我对妻子说：“就顺着爹娘吧！我们只好抽空多回家看看。”

做企业，随时会受到资本市场的冲击，我多次历经金融风暴的考验，一次次化解挺过来了。爹娘听到社会上传的一些风声，就会打电话劝慰一番，叫我不要急，也不用怕，家里还有几亩责任田，饿不死人。这时，我知道老人家虽不懂工厂，但时时为我担着一颗心，就像在田埂上挑着一担百余斤稻捆，一不小心会摔倒。快到冬天了，我娘惦记着被子破旧，薄了，早早的去小镇轧棉花工场，新弹几床棉被，托亲戚带到城里。我回家，爹忙着做一桌好饭、一壶好酒。离开村庄回城时，娘早准备了一筐新鲜蔬菜，果品，鸡鸭，鱼肉，应有尽有。妻子每次给我娘捎点钱，当面给，娘不要，于是悄悄地把钱放在我娘睡觉的枕头里，到了城里告诉娘一声。娘嗔怪着，给我钱干啥，又花不掉。我和妻子开心地笑，娘终于肯收下了。我们就一次次给，放衣柜、布包、床单下、茶几搁板上，心里有了安慰。而娘一次次攒着，到了春节，放在红包里，额外另加一笔钱，全部给我儿子做压岁钱。唉，我和妻子都对爹娘没有办法，心里感激着，同时激励着我们好好做人。

●到了2009年，总算盼来长江隧桥开通，登陆点就是我老家陈家镇。这样我从市区回村庄只要一个多小时车程，往往在周末，我带上妻子和儿子，回爹娘家吃晚饭，把爹娘乐得每星期盼周末快点到来。不过呢，刚形成周末团聚这个格局，第二年，老家房子要拆迁。爹娘愁了，房子拆掉，意味着田地没有了，七八十岁年纪还想着

种田这事，我真佩服父母辈这一代农民，他们才是全心全意为土地服务的老百姓。拆迁对于这个农民阶层来说，是一个非常大的人生转折。

我想这回爹娘没话说了，应该乖乖的跟我到市区居住。然而，不容我开口，爹娘已经与一帮老邻居商量好，一起租房子到未拆迁的乡亲们家住下，仍然做邻居，等待政府提供安置新房子。签拆迁协议时，告知两老拿新房子，我与妻子乐观地想，暂时租借小房子过渡，就等两年吧。

谁晓得到了2014年，据说新房子还没建造竣工，而我爹娘的年岁更大了，我的心里笼罩着一丝忧愁，拆迁好多年，他们这个年纪还住不上自己家的房子。那年母亲节来临之际，我写了一首《妈妈》的诗：老屋承载几代人甜酸苦辣/所有远足都从这里开始/脚步踩出一段段光阴/守护乡野阡陌花开花落/无需过多语言/妈妈住着/指引我回家的方向/故乡是一袭暖身的棉衣/我最喜欢老屋居住的日子/有一天妈妈告诉我/宅子被拆迁队推倒/你乐观表情留不住涌出眼眶的泪水/我懂得你心中有千万种不舍/你从来没有用过一支口红去过一次上海/当台风把小屋一角吹倒/你扑进风雨中砍来一捆芦苇几根树杆/重新垒实的小屋儿女们不再惊恐/你满脸雨水泥巴却是那样美丽/社区工地房子在一层层垒高/同时垒高你满头银丝的年纪/可你逢人就唠叨明年搬新房/一说四年还是借住乡亲们家/生活把你耳朵磨钝了/每一句话不知自己能否听见/我唤妈妈总要凑近你的耳旁/卑微的日子里常说不缺什么/在梦境中依然生长喂养儿女的粮食/有一天傍晚想看看妈妈/想不到你早已睡下/我叫门/爸爸应声的喜悦填满一屋子/妈妈披衣迎一脸笑容皱纹叠现/嘴里念叨怎不早点过来吃饭/享受我们渺小而真实的快乐/妈妈知道我近来右肩膀酸痛/你催我把衣服脱掉/用艾草发丝浸白酒还有一生的爱意/捏成一团要为我 的伤痛按摩/要是不听你会伤心睡不好觉/我明显感到你没有从前的力气/你一身劲道将岁月种成庄稼/曾经穿透晚霞炊烟里的声音/再也找不到你年轻模样/妈妈你的一生恩情牵挂/我何以回报感谢你的体面和尊严/今夜我拿起搁置久远的诗笔/为你郑重写下诺言/亲爱的妈妈/我永远爱你。落款时间是2014年5月8日夜。

在诗人眼里，这首算不上诗，但我还是原汁原味地保存了下来，因为这是一个儿子对母亲真实的情感，也是我从海南回家的动力，而创业仅仅是我人生的一个侧面，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老话，孝易，顺难，如何做到两全其美，的确值得儿女们多想想。爹娘在，是儿女福啊！